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四　　宋　姚鉉　編

記丁　書附　總一十七首

堂樓亭閣

虢州三堂記　呂温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號州三堂記 呂温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綂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

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晏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畿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搆之義豈徒造適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嘗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頹陊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

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
踰百畝深入重扃廻塘屈盤沓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
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
岸鋪島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
逶迤樂魚時翻飄蘂雪飛泝洄環廻隱映差池咫尺迷
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絶也夏之日
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
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甍沈沈皓壁如霜

弱扇不揺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翳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闗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虚鳥驚寒沙露滴髙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虚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瑶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氷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

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乂息州郡之選重如廷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

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

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冪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

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竪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濛濛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内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

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蕢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生平之志清泉白石

寶開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闊達志遐遠含和而不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離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

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其冥機愼道迹繫心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歴四年夏乃以俸錢搆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斵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泠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桃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閡于中屛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内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羣

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邽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徵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遡清風凌顥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

繳不能為患甘芻豐秣羈縶駿驥首冠鋄鍚身被瓔瓌力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山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墆竇窪穽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

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目嘉賔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潯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盧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凄乎秋而冽乎冬楚

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洌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𤑔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緣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静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内室欲虚堂廣厦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洌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緣不能動

且陽而必慊其心内思恬默不能静且泰而必汩其志

外門淒淒而寒者内室彤彤而熱者其事窮予三年夏

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

為柱楣撑者為椽桷破者為𤨏削者為障舊者為樞𢌿

者為纒絡而籠土者為級横而格音各空者為梁方大暑

火烘爆𤨏圻壞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

墮而不自運赫赫焰焰如列千萬炬于室内視其門即

寂寥虚閒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

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燠
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
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
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
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
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鑿其廬而斬其工其能永
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

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為余
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
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界即阜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
當正據扉亦雄盱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
邦麗廨之勲實在第一縈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
峯揉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嚬入夕蟾娟來秋以揚

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覶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活趯走奏搊彙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數嚮之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斸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閙不假到而見非閙非見

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嘿夫北望脩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貿則疊嶂之命為宜至於欄干躙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䤖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倡首業術正救失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樂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

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强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糵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鋭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絜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歴物外與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

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糵是真麴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䟽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亦遮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搆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蠧雖樵兒牧竪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

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

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甎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

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阜勤故公濟未朞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闉半里而近初届佛刹刹之上方而

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闤闠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飅飅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遥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詣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

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槩緜世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歷冦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錬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兹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刋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椔翳郤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既除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之道也

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
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
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鍾其
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
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
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
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
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

秩而來次其道逘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猨狖所家魚龍所宫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棊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為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舂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逃亡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還提封之內無榛

濯繩墨之下無姦傲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渫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徭於是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恵繇是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霅谿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之前有大野縣雲繚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芟菰叢生梟鶴朋游嘉名雖曜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

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于雲浮軒瞰流峩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銛刮㮣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則庭除朗潔彌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夭矯而對起紫桂翠篁辛荑木蘭碧枝丹實蛇走珠綴鮮飈暗起縈葉振蘂落英飄颻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産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崴嶵乎瑤労衆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初宜反以白蘋間

之紅蕖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縧舟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樂之然后使臣之臨重容之來獲游是者怳乎有遺區之歎則為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霞置偕矧蘋之為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賛勝賞也如彼哲賢咏歌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秉農隙

之暇時購武夫之羨功廛閭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觀咨其剏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己卯歲冬十月予將浮淛河上會稽凌緇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搆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説而没其誼云

瀨亭記　　陳寛

瀨水濵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予升之見瀨水直北劈地而來砉如隙光端如匣劒視

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崪屹不得進蹭蹬卻倚三十六嶠若立揖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霞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嘗仁止其幾而遽以麻覽為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為不聞也夫陽翟自頼陽達許昌皆漢郡頼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

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争請名之賴亭遂名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綏進既揖既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釣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

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滅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搆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搆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

駕置同正員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
氛時廻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
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盖謂是月況
地理卑坪而不擇輿塏以蕩夫汙盧乎因問風俗相原
隰郭東里所共得哥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
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
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鍾之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
廻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懌移日心謀意籌有

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玆阜二公攸

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無忍令父母
愬之乎遂偕發言為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
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經蹠環當上頂誠奢訓簡
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
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雍尼
甓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圬墁之傭
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榮翼而四翥
東西南北方不殊致椡白墳以呈素雘赬壤而垂繪通

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迴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熿熿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没乎前後一眄一睞千趣萬態税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通逵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謡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玆阜其固與人為亭歟不然何

不遠郛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覿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忍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覲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荊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

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斅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譾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為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

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攲側以入隙谷跨豁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踦環行睤目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剪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絶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

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龎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玆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贏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玆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

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隷尚書敢專

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隂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覿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頀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

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搆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卻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鑒荆衛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輿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

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扃闥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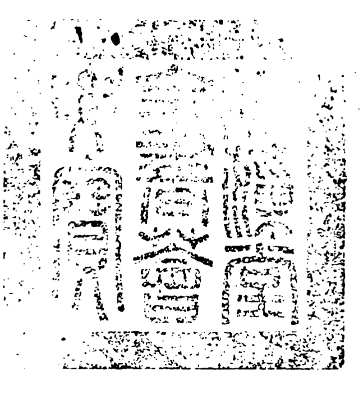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黯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

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亭在刺史治所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舊名浩然亭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為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

（今改為孟亭）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祀謂開今）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志宴豆既撤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唐文粹卷七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汪　鏞
謄録監生臣陳琴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八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五　　宋 姚鉉 編

記戊 總八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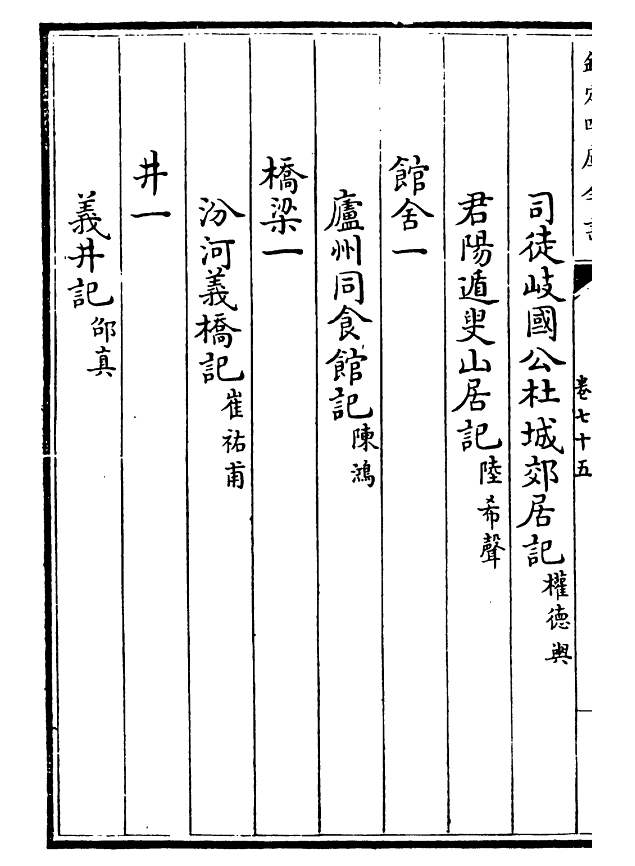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鹽池記 梁肅

卜勝三

東山記 張説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一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一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一

義井記 邵真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盖由庶民嚚豪物産多狀山川闗錯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康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况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於是肅以撿姦康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逌逃膏澤翔枯

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
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
梗幽扈丘隰適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耊不可款識
輿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嚚嚚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
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
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況吾君俟明吾天子
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畚揭列綆鍤
管磔龍石堅披材葦壞日必巡丈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

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雲動雷行斬莽闢蕪撥腐曝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鬭横殺衝波泄流引洫劈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鬭洄復換晨砥砥沸會似閘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物所相雖使江河

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爇天旱魃為虐歊蒸癉怒蛟龍逭誅而翠激搖岸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罥畦浮塍卒歲之溉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鼃黽之羣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入浩歌揚檝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

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
論古對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
而願表尤功今連帥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為時賢爰領
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
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況伯氏功利如是吾豈詭故哉
乃從之邑長李尹久以材能引張其化吏民甚安之追
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
將石定録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佾或叅其議或督

其事洎百姓朱綸李縱田丘程脩等若干人咸請予為記云

鹽池記　梁肅

黄河自崑崙山東會溟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為海目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麓湛湛煙碧浩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吞噏坰隧代增渟鹵而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逵延萬賈之資貨是人

不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鑾載臨流潦旋敢洎
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啓靈乃旋復非夫蟠蚪神
應坤次靈孕亦曷能旌昏明籌壽貞勝矣帝所宜念責然
來思分天妝以涖擇藩佐而貳賢能鮮墜于事則蕃肩
字通閈閎扼拓畿之左隅鄰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望
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藏玆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
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悦使大命日下巡功歲移
廣岸砥平而可礪脩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

氣與洪溝浚白波騰或湇或汨以泙以淜狀雲洩而雨駁或花明而雪凝京坻蘊崇豆區嘉量籙户徵筭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從賦君孰與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貿易土登陸而雷輧流日驟水而雲艫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絶傳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兹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玄德也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汚明君之藏垢也羡餘調膳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

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無以紀垂裕裔冑非文無以揚
則我晉寶達于萬方也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
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
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
電射雲木虛吟恍惚疑夢閶闟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
衣冠巢許幸温泉之歲也皇上間而賞之迺命掌舍設

帝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靄佇暈
褕於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
旆熠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逍遥公名
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
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
兄引内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
詩作於是實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
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炎嶺至

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竅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叶龢太階齊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廻巖巘左右

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𡾊㠥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賔榻中容宴豆孤齋閒館幽槩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決或渟激而杯行瀑為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漣繚以方塘輕艫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濯于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緜葱蒨杳𥨍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工儁人金閨

玉堂之賔淑姿脩態流光含睇迴風遏雲之藝中飲笑
忭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
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
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温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
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
也則暢天理棲顥氣脩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其不器
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
國豈若公密賛化育内謟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

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

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逌叟既以名
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
易頤之象☶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頤山之下
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
艮為山山下有坎坎為水為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
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逌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酌而
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為頤者昜子以養也子
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

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菅
以為茨藉養竹箭以為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
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
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
疾風迅霆以推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
朴不為榦材養鉤棘之蘗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
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
雜毒之藥以中凾氣養蟒虺蜂蠆以護巢窟養豺狼梟

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竊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為蒙者冣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塡以通其流決於畎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蟄溺決於舄鹵以啬其施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甽竇使鼃蟹為菑決於沮洳使蠹黽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

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頤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抃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忝乎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户攲傾斷析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雪霜賔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剌郡之明年冬十月歳向熟民且閒陶瓦于原伐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墉廼豐賔堂廼崇前軒怒桷蚪蚪層櫨牙牙中回洞深高檐騰掀階間容揖讓楹間容賔盤柱間容樂工屏間容將吏左右為寢室更衣之所朱户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澍又西開下閣作饔舍庖

屋宏大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為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為中路大歷末蔡人為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諸侯権利騈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

蔡會洛道路不茀賔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沉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爲尚書郎以通知政術爲合肥郡太守質平訦心風俗丕變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舳艫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歳爲風波沉溺者半迺於湖東北岸槖臯里作詹廪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次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丘明傳經因事書事

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之政亦春秋之旨傳曰自廬已往賑廩同食大和三年太歲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線麻故其鄉黨舍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縣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為

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迺迺顧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積自河關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馳驟邇饋餉耆耋喻美於編户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滸牽射隫沙徙岸呀呷轉騰畚築於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月天作淫雨湍悍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

鄉人涕泗弔之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辮筏繫舟戾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凘杜春氷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嘆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雘取其固勢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顯門功烈鄰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志

之于石

義井記

邵　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庇彼邃宇達于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竇前注泙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摇落而激清抵凝沍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

向馬滅燠暍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懵者得以淘盪瘵痗者由之蠲愈滌汰氛坌沃洒蒸灼淡然不改與地配久化覺闍為閒敞鄰梵宫之清淨修廊對開連樓欝峙嘯貞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豊福吉禄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忝貳外閫顯榮當朝騫騫青冥前視萬里鑿井為濟川之漸斲輪為秉軸之兆可轉眄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

名膺王府心拂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俸節財蕆事彰義將獻祉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

大歷六年三月記

唐文粹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九十九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六　　宋　姚鉉　編

記己總一十首

浮圖九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顔真卿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歐陽詹

畫西方幀記白居易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塑像記 段成式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鸜鵒舍利塔記 韋皐

災沴一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顔真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
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
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
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
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
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
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
梵僧佛陀邪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内先行僧祇江南

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慧光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賓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于壼奥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盖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鞂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䂓磨者曰兩京滌法鋭欽智度沖深神用髙奭行無權

實身絶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
江嶺之外凛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充福先大德常誦
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
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禄山作亂杖錫
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
寺北𠕋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絶欽雖堅持律儀而
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
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忝

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内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甬儼然軒構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顧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惠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

以為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
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肖
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
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
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
前衛尉少卿張廷阜脫俗歸真其名曰壞綱為稱首焉
又欽此年已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
幅員千里餘象法於變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

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髙德曰還本律主偉兹能辨深嗟嘆而賛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内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敎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欝興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棃者名香普薰

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無絶乎有唐大歷辛亥歳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顔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

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

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聞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競相觀睹白怪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

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茍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鍜之中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刼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奥

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况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闃闃各由襲沿無襲無沿而忽以然茍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蘊質兆眹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

若鞭而莫動天將泐而終固皇唐天寳八年五月六日
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飈環駭匉訇杳冥雄雄
者雷騞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蹙踞潭洞簸
蕩須臾風雨散雷雲収激劈輪囷斬焉中闢南委地以
梯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
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
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
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

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内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頽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盖隨感而應兹身者則千百億

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為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徼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為爦之餘仞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幀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

者南北東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
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
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
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
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
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
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
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

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脩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倡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為川瀆然則匡阜

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黄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贖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髪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兎走吾復何齒刳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顇去留之讼訴雖云之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絶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屐舄嵐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睟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

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絕慚容於厚面遠喧卑之腂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呑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州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

馬次有高僧竺法濳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藴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𤣥度殷融郄超孫綽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彦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瞑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盖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兹山𥨊

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州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兹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黒之

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殁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邪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兹山後寂然嗣興兹山今樂天又垂文兹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擐巨冠必思袵金浴鐵强矯雄毅者雖空門亦

忿怒鏖撲為法大防也據内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為忉利尉侯北方毗沙門統藥义衆所治水精宫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憍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蹩迦婁而垂翅撥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藕絲盖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北狄感夢而懺悔近于闐聚

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肸蠁靈應事無虛譯
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贍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
本天王棲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
像武宗五年毁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為僧乾立所
居乾每讇囈不安旬日方悟遽徙他室昉誓造北方變
像梁朝謂雕塑木為變也請押衙熊輅為導首輅遂與執白籌者郭
宣熊師佐等縱史閭伍為説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𢠵
貨貝共二十萬輅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間儀形嚴

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彗肩蚑蜂搶軒金塗
錯落而燐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夔魖
蟲傸魄是不翅擊三屍磔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
四四事堂内三壁寫載部落雷公㧊怒忖留惡覷吁可
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蓴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之主
噫予曾閲正法念經説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於此會
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為學性端介敏辯王
公多伏之復悟禪那宗要得揔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

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阜地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槊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閒居漢上輅為交阯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

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洛於州長乃延就兹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黙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嚻然此身不動其内則以三世五藴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虚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間涉其境之逺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閾皆獲趣入若非

斡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攣糺纆瑣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夭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邪建中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楞嚴之妙旨毗耶

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方之説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竒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縁用一真化前歳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

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荅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

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静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絶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恵者殁有舍利知其説者固不隅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烔爾燿目瑩然在掌識者驚

視聞者駭聽咸曰茍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恵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說此烏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烏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况此烏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嘿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妖地反物為災其於水也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齧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栢發硔歕湧下注淮瀆平湍七丈浮壽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矗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瓴建不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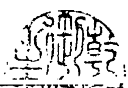
晝夜至于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為屯以水濟水吞州漂
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為河海噍類如魚鱉事出慮外
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
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搴
薪楗石以禦之具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
載之遂連舳促櫓歛邑之惸嫠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
府之器先寘于遠墅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于水次
將健丁壯遏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

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颸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圯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伾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隅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離局姦也雖死不為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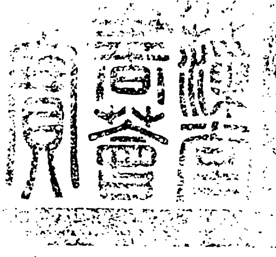
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廉察之問又移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盗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伾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觀萬姓河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沴伾之罪也厲聲正色怙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内無平不陂郛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唯公之露寢與内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葢不可

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巳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髙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召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兹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輴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逺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緡立廛市造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貫以貸纔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為垣樹柳為麗端衢四達廨宇雙峙即公

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
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
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
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絓於危堞之上
以當漲海之勢城頹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
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
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或同年矣謹述
而紀之



唐文粹卷七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陳琴高